

梵語《楞伽經》的中期印度語現象 ——以第一品與第二品為例

向筱路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中文系博士後研究員

中文摘要

《楞伽經》是一部重要的大乘佛教經典，有梵語本傳世，是我們了解其語言面貌的重要依據。通過與古漢語譯本及藏譯本細緻對讀，本文發現梵語本中存在不符合古典梵語的詞形和屈折規則的現象，而表現出中期印度語的特徵，這主要集中在偈頌中，散文部分則基本沒有非古典梵語形式。本文對梵語《楞伽經》的第一、第二品做了窮盡性的分析，對其中的中期印度語現象進行分類討論，它們既有語音演變造成的詞彙異寫，也有形態變化上的混同，還有少數是句法搭配上的特徵。綜合這些現象，美國學者埃傑頓（Franklin Edgerton）對梵語《楞伽經》語言情況的論斷及分類需要重新審視。

關鍵詞：《楞伽經》、偈頌、中期印度語、古典梵語

Middle Indo-Aryan Elements in the Sanskrit *Laṅkāvatārasūtra*: As Seen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pters

XIANG, Xiao-lu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aṅkāvatārasūtra* is an important Mahayana Buddhist scripture preserved and passed down through several Sanskrit versions, which serve as a significant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its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comparing the Sanskrit version with classical Chinese and Tibetan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word forms and inflectional regularities in the Sanskrit version that do not conform to classical Sanskrit, but instead exhibit features of Middle Indo-Aryan languages. These phenomena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verses, while the prose parts of the sutra do not contain non-classical Sanskrit form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xtensive analysi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pters of the Sanskrit *Laṅkāvatārasūtra* and discusses instances of Middle Indo-Aryan languages found within them. These include lexical variations resulting from phonetic changes, morphological ambiguity, and various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s findings call for a re-examination of Franklin

Edgerton's assessments and classifications regarding the language of the Sanskrit *Laṅkāvatārasūtra*.

Keywords: *Laṅkāvatārasūtra*, verses, Middle Indo-Aryan, classical Sanskrit



一、引言

《楞伽經》(*Laṅkāvatārasūtra*)是瞭解晚期大乘佛教教義最重要的經典之一。不過在大乘文獻中,它的編訂時間相對較晚,應該不會早於公元三世紀。目前已知尼泊爾梵語寫本《楞伽經》大約有二十部,西藏藏有三部與《楞伽經》相關的貝葉經。上個世紀初日本學者南條文雄利用當時見到的五個梵語寫本,並參考古代漢譯和藏譯,在1923年出版了梵語《楞伽經》的校訂本。(Nanjio 1923)1963年印度學者P. L. Vaidya出版了新的校訂本,但實際上依據的仍是南條本,只是參考他的校注做了個別修訂。(Vaidya 1963: 40)後來也有其他學者對南條文雄當年未曾見到的梵語寫本做了整理,但都只是部分內容。所以南條本仍是目前最重要的梵語全本,對於我們了解《楞伽經》的語言面貌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正如山口益在1956年南條本再版時所說:「出版這樣的原典是佛教研究的基礎,具有不朽的功績,就對學界的貢獻來說,還沒有能超過它的。」(見Nanjio 1956: v)

《楞伽經》在歷史上有過四個漢譯本:北涼・曇無讖(385-433)譯本(已佚),劉宋・求那跋陀羅(394-468)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T.670),北魏・菩提流支(六世紀)譯《入楞伽經》十卷(T.671),唐・實叉難陀(652-710)譯《大乘入楞伽經》七卷(T.672)。在藏文《甘珠爾》中收有兩個藏譯本:《聖入楞伽大乘經》(*'phags pa lang kar gshegs pa'i theg pa chen po'i mdo*, 德格版 No.107)和《聖入楞伽寶經・一切佛語心品》(*'phags pa lang kar gshegs pa rin po che'i mdo las sangs rgyas thams cad kyi gsung gi snying po zhes bya ba'i le'u*, 德格版 No.108)。¹ 這

※ 收稿日期 112.3.27, 通過審稿日期 112.7.20, 通過刊登日期 112.9.13。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早期漢譯佛典源語言與魏晉南北朝譯經對音研究」(23CYY004)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感謝《佛光學報》匿名審稿專家與編輯部提供的中肯詳實的意見,當然,文中如有錯訛,概由筆者負責。

兩個譯本的底本不同，布頓（Bu-ston rin-chen grub，1290-1364）在其《佛教史大寶藏論》的大乘經部下列了兩部《楞伽經》：一部題名為「入楞伽經」，是從印度語翻譯的十一卷本；一部題名為「入楞伽寶經・一切佛語心品」，由管・法成（'gos chos grub，?-約 865）從漢語翻譯的八卷本，從名稱來看，當是譯自求那跋陀羅本。（薩爾吉 2020：30）

美國學者埃傑頓（Franklin Edgerton）在他的名著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佛教混合梵語語法和詞典》）中，按照語言特徵將佛教混合梵語的文獻（BHS Texts）分成三種主要類型：（一）散文和偈頌均是「混合型」（hybridized），表現出同樣多的中期印度語特徵，代表文獻主要是《大事》（*Mahāvastu*）；（二）偈頌為「混合型」，但散文表現出相對較少中期印度語的音系和形態特徵，不過至少詞彙給散文打上了佛教混合梵語的印跡，代表文獻有《法華經》（*Saddharmapuṇḍarīka*）、《神通遊戲》（*Lalitavistara*）等；（三）即使是偈頌也基本上梵語化了，非古典梵語形式（non-Sanskritic forms）並不常見，詞彙是這些文獻屬於佛教混合梵語傳統最清晰的證據，代表文獻有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天譬喻》（*Divyāvadāna*）等，也包括《楞伽經》（Edgerton 1953a：xxv）。賈姍姍在為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博睿佛教大百科全書》）撰寫的「入楞伽經」詞條中也提到，梵語《楞伽經》在語言上可能會給讀者造成障礙，例如存在一些僅見於此經的獨特複合詞，在偈頌和散文部分反覆使用一些不常見的語法形式，動詞和代詞中常有不規則之處，偈頌中形態和句法有很高的自由度。（Jia 2015：138-143）這些觀察對於我們認識梵語《楞伽經》的語言面貌頗有啟發，讓我們對它有一個總體的大概印象。不過站在今天的學術立場上來看，儘管前輩學者的研究為我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仍有進一步

¹ 參「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https://jinglu.cbeta.or>，2023/11/10。

修正和完善的餘地和必要。其中最大的不足是他們的研究沒有完整地呈現《楞伽經》現存梵本中哪些地方不合梵語的正字法和形態規則，例如黃寶生在對《楞伽經》進行梵漢對勘的過程中也只是偶爾指出梵本中出現的不規範現象。（黃寶生 2011：6、9、10、77）不對這些現象做窮盡性的搜集分析，便很難完整準確地了解《楞伽經》的語言面貌，所下的論斷可能就會有失偏頗。

關於佛典源語言及古代印度的語言，學術界有比較悠久的研究歷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梳理清楚了不同語言的音系形態特徵，以及相互間的對應關係和演變規律，這對於我們判斷特定文本（尤其是佛典）的語言屬性、推定寫作和流傳過程很有幫助。如果要想在這方面繼續有所推進，至少存在兩種路徑：第一，以文獻所用的語言為依據，歸納或修正前人沒有發現或不夠準確的語言特徵或演變規律，這主要屬於語言學的範疇。第二，分析某部文獻所用的語言，看它是否符合古典梵語的規則，如果不是，以前人總結出的語音特徵和演變規律為線索，對它的屬性進行判定，這主要屬於語文學的範疇。筆者在這篇文章中採用的是第二種路徑，即以《楞伽經》的梵語本為對象，逐句分析它們的詞彙形式、屈折變化、句法搭配等方面，並與漢、藏譯本進行比勘，將梵語本中的特殊形式一一指出並做出科學分析，從而加深我們對《楞伽經》語言面貌的理解，為佛典語言學的研究提供堅實可靠的依據。因此，儘管本文所做的這項工作顯得有些繁瑣，但筆者相信它仍然是有價值的，因為對語言材料的準確解讀永遠居於首要地位。

中期印度語（Middle Indo-Aryan）作為印度語族語言發展的一個階段，根據語音和語法特徵，又可以再細分為幾個階段，早期以阿育王碑銘所用語言和巴利語為代表，中期以各種俗語（*Prākṛit*）為代表，晚期則以卑俗語（*Apabhraṃśa*）為代表。（Oberlies 2003：163）佛教混合梵語則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經歷不同程度梵語化（*Sanskritization*）的結

果，其底層仍然是俗語。(Edgerton 1936：501-506)² 因此本文如不特別說明，所討論的中期印度語也包含佛教混合梵語在內。

本文引用的梵語原文及偈頌編號依據南條文雄的校訂本（Nanjio 1923），並參酌 P. L. Vaidya 的新校本及其他學者的研究，對存在差異的地方隨文注明討論。三個古漢譯均依據《大正藏》。藏譯依據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校訂的《聖入楞伽大乘經》（即德格版 No.107），因為據古代經錄記載，這個譯本的底本是梵文本，對於探討梵語《楞伽經》的語言情況可能更有幫助。（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 2008：141-506）在以下具體例證討論部分，所引用的文本都在括號中注明具體頁碼。筆者將同類的現象放在一起，以首次出現的文本為例做詳細討論。《楞伽經》品目眾多，現存梵語本分為十品，內部情況也有不少參差，限於篇幅，本文僅呈現對第一品〈羅婆那勸請品〉（*Rāvaṇādhyeṣaṇā-parivarta*）、第二品〈三萬六千一切法集品〉（*Ṣaṭtriṃśatsāhasarāsvadharmasamuccaya-parivarta*）的分析，其他部分將擇機另行發表。

二、具體例證討論

（一）

南條本(3): *cittasvabhāvanayadharmaṇāyadhīṃ nairātmyaṃ dṛṣṭivigatam hy amalam | pratyātmavedyagatisūcanakam deśehi nāyaka iha dharmanayam || 1.1 ||*（以心之自性為門徑的法藏無我、遠離諸見、無垢，指明內證自知的方式。導師啊！請你宣示正法的理趣吧。）

² 段晴教授曾多次在與筆者的口頭交流和課堂上指出，佛教混合梵語採用梵語的正字法，在進行屈折變化時則按照俗語的語法規則。

菩譯³ (515a)：心具於法藏，離無我見垢。世尊說諸行，內心所知法。

實譯 (587c)：心自性法藏，無我離見垢。證智之所知，願佛為宣說。

藏譯 (143)：*sems kyi rang bzhin tshul nyid chos kyi gter | bdag med lta dang rnam bral dri ma med | so so rang rig shes pa ston pa yi | chos tshul mgon po 'dir yang bshad du qsol |* (心之自性道理的法藏無我、遠離諸見、無垢，指明種種自證智慧。怙主啊！我祈請在這裡宣說法門。)

梵語 *√dis* 「指示、宣說」是第六類動詞，屬於帶插入元音類動詞，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主動語態致使式的標準形式為 *deśaya*；不帶插入元音類動詞則加 *-dhi/-hi* 語尾。在中期印度語中，*-hi* 語尾的使用範圍擴大，擴展到帶插入元音類的動詞以及帶 *-aya-* (>*-e-*) 的致使式動詞和名轉動詞。(Pischel 1900：331-332，§468；Geiger 1916：109，§125；Edgerton 1953a：146，§30.2；Schwarzschild 1965；Oberlies 2001：220，§46；von Hinüber 2001：280-281，§427)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deśehi* 是中期印度語形式，⁴ 這個形式在《法華經》中也很常見。

奧村元康寫作 *deśe hi*，應該是將 *deśe* 和 *hi* 當作兩個不同的詞。(奧村元康 2014：98-99) 如前所述，*deśe* 可以是梵語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主動語態形式 *deśaya* 發生音變後的形式，這種讀法在語法上能夠成立。不過 *deśe* 仍然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根據《楞伽經》下文敘述，這一頌採用的是「都吒迦」(*toṭaka*) 韻律，它要求每個音步 12 個音節，格式為 □□-|□□-|□□-|□□-。不過這一頌每個音步只有 11 個音節，顯然不符合都吒迦韻律的要求，並且

³ 現存梵本的第一品偈頌在求那跋陀羅譯本中沒有對應的內容。

⁴ 黃寶生也說這裡 *deśehi* 是「混合梵語的用法」。(黃寶生 2011：5，注 6)

輕重音節的排列也與都吒迦韻律完全不同。(Edgerton 1953b : 257) 因此目前也難以推斷這裡寫作 *deśehi* 的形式是否是韻律要求造成的，只能暫時存疑。

(二)

南條本(4): *rāvaṇo 'haṃ daśagrīvo rākṣasendra ihāgataḥ | anugrḥṇāhi me laṅkāṃ ye cāsmiṃ puravāsinah ||1.7 ||* (我是十首羅刹王羅婆那，來到此處。請你憐憫我的楞伽城及住在那裡的人民。)

菩譯(515b): 自說己名字，我十頭羅刹，願垂哀愍我，及此城眾生，受此楞伽城，摩羅耶寶山。

實譯(587c): 我是羅刹王，十首羅婆那，今來詣佛所，願佛攝受我，及楞伽城中，所有諸眾生。

藏譯(144): *bdag ni 'bod 'grogs mgrin bcu ste | srin po 'i dbang po 'dir mchis so | grong rdal 'di na su gnas dang | bdag gi lang ka rjes su zung* | (我是十首羅刹王羅婆那，來到這裡。請護持我的楞伽城和住在這城裡的人。)

梵語 $\sqrt{\text{grah}}$ 「抓住、掌握」是第九類動詞，詞根後加 *nā/ṇā* 構成強語幹，加 *nī/ṇī* 構成弱語幹，命令語氣單數第二人稱主動語態語尾加 *āna*，標準形式為 *grhāṇa*。正如上一條所說，中期印度語中不帶插入元音動詞的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語尾 *hi* 使用範圍擴大，尤其是 *āhi* 更為常見。*āhi/āhī* 語尾在《大事》的韻文和散文中都很常用，其他佛教混合梵語文獻中則主要用於韻文中。(Edgerton 1953a : 146, §30.6)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anugrḥṇāhi*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anugrḥṇāhi 的詞根是 *anu*「跟隨」+ $\sqrt{\text{grah}}$ ，本義為「跟著搶奪」(*im*

Rauben folgen)，引申出「接納、接受」(*aufnehmen*) 的含義，實叉難陀用「攝受」翻譯，藏譯為 *rjes su zung*，鈴木大拙譯為 *receive*。(Suzuki 1932: 5) 這個詞還進一步引申出「表示憐憫」(*sich gnädig erweisen*) 的含義，菩提流支譯為「垂哀愍」，黃寶生譯作「恩寵」，(黃寶生 2011: 8) Edgerton 特別指出此處應該理解為 *favor, have mercy on*，而不是鈴木大拙譯本中的 *receive*。(Edgerton 1953b: 146) 由上可知，不同的譯者對這個詞的詞義理解存在差異。

在《楞伽經》其他偈頌中還有同類的現象。

南條本(34)第 2.98 頌：*tvam śṛṇohi me*「請你聽我(說)」。梵語√*śru*「聽」是第五類動詞，按照古典梵語語法，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主動語態形式為 *śṛṇu*，這一頌下一小句就寫成這個形式。*śṛṇohi*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南條本(27)第 2.40 頌：*vadāhi me*「請你告訴我」。梵語√*vad*「說」是第一類動詞，按照古典梵語語法，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主動語態形式為 *vada*，第 2.56、2.107 頌都寫成這個形式。*vadāhi*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此外第 2.41、2.46、2.47、2.48、2.49、2.50、2.52、2.53、2.54、2.55、2.59 頌也都是這個寫法。

(三)

南條本(5)：*bhagavān api tatraiva śikhare ratnamaṇḍite | deśetu dharma virajaṃ jinaputrāḥ parīṽṛtaḥ | śrotukāmā vayaṃ cādyaye ca laṅkānivāsinaḥ || 1.9 ||* 請被眾佛子圍繞的世尊就在那裝飾著珠寶的山頂上宣示無塵正法。今天，我們和住在楞伽城的人們都想聆聽。)

菩譯(515b)：如來亦應爾，於此寶山中，同諸過去佛，亦說如是

法，願共諸佛子，說此清淨法，我及楞伽眾，咸皆欲聽聞。

實譯（588a）：世尊亦應爾，住彼寶巖山，菩薩眾圍遶，演說清淨法，我等於今日，及住楞伽眾，一心共欲聞，離言自證法。

藏譯（144）：*bcom ldan gyis kyang de nyid kyi | rtse mo rin chen brgyan pa la | rgyal ba'i sras kyis yongs bskor cing | rdul med chos ni bshad du qsol | gang rnam lang kar gnas pa dang | bdag cag de ring nyan par 'tshal* |（請被佛子圍繞的世尊在裝飾著寶石的山頂上宣說無塵法，我們和住在楞伽城的人們都請求聆聽。）

梵語 *√dis*「指示、宣說」是第六類動詞，命令語氣第三人稱單數主動語態致使式的標準形式為 *deśayatu*。在中期印度語和佛教混合梵語中，*-aya->-e-* 是很常見的音變現象。（Pischel 1900：115-116，§153；Geiger 1916：50，§26；Edgerton 1953a：128，§24.10；Oberlies 2001：59，§11；von Hinüber 2001：133，§138）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deśetu*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奧村元康寫作 *deśe tu*，應該是把 *deśe* 和 *tu* 作為兩個詞。（奧村元康 2014：100）在中期印度語中，*deśe* 可以是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主動語態形式，與單數主格形式的 *bhagavān* 並不搭配。因此這種處理並不合適。

dharma virajaṃ「無塵的法」應該同性數格，共同做動詞 *deśetu* 的賓語。按照古典梵語語法，以 *-a* 落尾的陽性名詞單數業格的標準形式為 *dharmam*。黃寶生已經指出這個形式「語法上不規範」。（黃寶生 2011：9，注 1）在犍陀羅語和佛教混合梵語中，以 *-a* 落尾的陽性名詞的單數業格經常用 *-a* 格尾，佛教混合梵語文獻中這種形式大部分出現在韻文裡。（Burrow 1937：22，§53；Edgerton 1953a：51，§8.31；von Hinüber

2001：222，§297）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dharma*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不過南條文雄、奧村元康把 *dharma virajaṃ* 寫在一起，或許是把它作為複合詞來看待。（Nanjio 1923：5；奧村元康 2014：99）

與上述 *deśetu* 同類的現象在《楞伽經》其他偈頌中還存在。

南條本（46）第 2.106 頌 *drśyaṃ kalpeti pañcabhiḥ* 「以五（識）分別所見」，按照古典梵語語法，√*klp* 「適合」的現在時第三人稱單數主動語態致使式的標準形式為 *kalpayati*。

南條本（47）第 2.113 頌 *tattvaṃ deśesi bālīśān* 「你向愚夫們宣說真實」，按照古典梵語語法，√*dis* 「指示、宣說」的現在時第二人稱單數主動語態致使式的標準形式為 *deśayasi*。

南條本（48）第 2.120 頌 *tattvaṃ deśemi yoginām* 「我向瑜伽行者們宣說真實」，按照古典梵語語法，√*dis* 「指示、宣說」的現在時第一人稱單數主動語態致使式的標準形式為 *deśayāmi*。第 2.121、2.137 頌也寫作 *deśemi*。

南條本（77）第 2.138 頌 *bālā kalpenty akṛtakān* 「愚夫們分別非創造物」。按照古典梵語語法，√*klp* 「適合」的現在時第三人稱複數主動語態致使式的標準形式為 *kalpayanti*。

（四）

南條本(5): *bhaviṣyanty anāgate kāle buddhā buddhasutās ca ye | etam eva nayaṃ divyaṃ śikhare ratnabhūṣite | deśayiṣyanti yakṣāṇām anukampāya nāyakāḥ || 1.12 ||*（在未來之時，會有諸佛及眾佛子。為了憐憫眾夜叉，這些導師們將會在裝飾著寶石的山頂宣示這神奇理趣。）

菩譯 (515b)：如來於今日，亦應為我等，及諸一切眾，說此甚深法。未來諸世尊，及諸佛子等，於此寶山上，亦說此深法。

實譯 (588a)：請佛為哀愍，無量夜叉眾，入彼寶嚴城，說此妙法門。

藏譯 (144)：ma 'ongs dus na 'byung ba yi | sangs rgyas sangs rgyas sras dag kyang | 'phrul gyi tshul te 'di nyid ni | rtse mo rin chen brgyan pa la | gnod sbyin rnams la thuqs brtse phyir | 'dren pa rnams ni ston par 'gyur | (在未來之時，會有佛及諸佛子。由於憐憫眾夜叉，導師們會在裝飾著寶石的山頂，宣說這幻化的理趣。)

按照古典梵語語法，*anukampāya* 是 *anukampa* 的單數為格形式。這也與漢、藏文譯本相一致，菩提流支和實叉難陀的漢譯均用介詞「為」來翻譯，而藏譯中的 *phyir* 義為「因由、緣故」，據《翻譯名義大集》記載，可以用它翻譯梵語的 *hetu*、*upādāya* (第 2475、6332、5158 條)。(桼亮三郎 1916：181、408、340) 不過《梵德詞典》《梵英詞典》收錄的詞形均為 *anukampā*，意思是「憐憫、同情」(*Mitleid, Mitgefühl*)，這顯然是由 *anu*「跟隨」+ *√kamp*「搖動、顫抖」引申出的含義。(Monier-Williams 1899：31, Böhtlingk & Roth 1855：198) 這個動詞詞根加上原始詞綴 *-ā* 構成名詞，說明動詞所表達的行為或狀態。作為以 *-ā* 結尾的陰性名詞，按照古典梵語語法，其單數為格形式為 *anukampāyai*，黃寶生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將其看作不規範的用法。(黃寶生 2011：10，注 1)

在中期印度語中，以 *-ā* 結尾的陰性名詞也可以用 *-āya* 或類似的格尾。例如巴利語中單數具格、為格、從格、屬格、依格都可以用 *-āya* 格尾，*Mahārāṣṭrī* 等俗語中則用 *-āa*，大多數佛教混合梵語的韻文文獻中也經常用 *-āya* 作為單數斜格的格尾。(Pischel 1900：259，§375；Geiger 1916：81，§81；Edgerton 1953a：64，§9.42；Oberlies 2001：141，§29)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anukampāya*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五)

南條本 (6): *gr̥ham apsaravargās ca hārāṇi vividhāni ca | ramyām cāśokavanikām pratiḡr̥hna mahāmune* || 1.18 || (大牟尼啊！請你接受家宅、女眷、種種項鏈以及可愛的無憂林。)

菩譯 (515c): 我所有宮殿，妻子及眷屬，寶冠諸瓔珞，種種莊嚴具，阿舒迦園林，種種皆可樂，及所乘花殿，施佛及大眾。

實譯 (588a): 我宮殿嫖女，及以諸瓔珞，可愛無憂園，願佛哀納受。

藏譯 (145): *khyim dang lha mo tshogs rnam dang | se mo do yang sna tshogs dang | mdangs dga' a sho ka yi tshal | thub pa chen po bzhes su qsol* | (大牟尼啊！請接受家宅、所有天女、種種項鏈以及光彩可愛的無憂林。)

上文已經說過，梵語 $\sqrt{\text{grah}}$ 「抓住、掌握」的命令語氣單數第二人稱主動語態的標準形式為 *gr̥hāṇa*。可以推測，此處 *gr̥h̥ṇa* 寫法的產生是將 $\sqrt{\text{grah}}$ 作為帶插入元音類的動詞來變位，命令語氣單數第二人稱主動語態與語幹相同。這種現象在中期印度語中很常見。例如梵語第九類動詞的弱語幹標誌 *nī* 在巴利語中消失，保留強語幹標誌 *nā*，經常按帶插入元音 *a* 的動詞來變位， $\sqrt{\text{grah}}$ 的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主動語態形式可以寫作 *gaṇha*。(Pischel 1900: 356-357, §510; Geiger 1916: 121, §145、§146; Edgerton 1953a: 140, §28.63)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pratiḡr̥h̥ṇa* 是中期印度語的寫法。

(六)

南條本 (6-7): *tatraiva rāvaṇo 'nye ca jinaputrā viśāradaḥ | apsarair*

hāsyalāsādyaiḥ pūjyamānāḥ purīm gatāḥ || 1.24 || (那樣，羅婆那和其他無畏的佛子們受到歡笑舞蹈的眾天女禮敬，去往城裡。)

菩譯 (516a)：如來及佛子，受已即皆乘，羅婆那夜叉，亦自乘華殿，以諸婁女樂，樂佛到彼城。

實譯 (588b)：王及諸菩薩前後導從，無量婁女歌詠讚歎，供養於佛，往詣彼城。

藏譯 (145-146)：*de nyid du ni 'bod 'grogs dang | 'jigs med rgyal sras gzhan yang ste | lha mos bzhad gad rol mo yis | rab tu mchod cing grong du gshegs* | (這樣，羅婆那和其他無畏的佛子被天女用歡笑音樂很好地供養，進入城中。)

梵語 *apsaras* 是一種通常居住在天上的女性神祇，此處菩提流志和實叉難陀漢譯為「婁女」，藏譯為 *lha mo*，通常譯作「天女」。古典梵語中，它是以 *-as* 結尾的陰性名詞，複數具格的標準形式為 *apsarobhiḥ*。

在中期印度語中，*-as* 結尾的名詞經常通過在 *-as* 後增加 *a* 或者 *-as* 脫落 *s* 變成 *-a* 落尾的名詞。(Pischel 1900 : 287-289, §409 ; Geiger 1916 : 92-93, §99 ; Edgerton 1953a : 96, §16.1 ; von Hinüber 2001 : 241-242, §343) 因此 *apsaras* 脫落末尾的 *s*，詞幹變成 *apsara*，再按照以 *-a* 結尾的中性名詞來變格，複數具格為 *apsaraiḥ*。⁵

⁵ 埃傑頓提到 *apsaras* 有幾次寫作 *apsara-*，按照以 *-a* 結尾的中性名詞來變格，他認為這樣的形式在中期印度語中沒有被記錄過。(Edgerton 1953a : 96, §16.11) Pischel 指出 *apsaras* 在所有俗語中都按照以 *-ā* 結尾的詞幹來變格。(Pischel 1900 : 289, §410)

(七)

南條本(8): *atra tāḥ paṛśadah sarvā ekaikasmin hi drśyate | sarvakṣetrāṇi tatraiva ye ca teṣu vināyakāḥ || 1.34 ||* (這樣所有那些大眾在每個地方都能被看見，所有國土上都有導師。)

菩譯(516a): 十方佛國土，及於諸佛身。佛子夜叉王，皆來集彼山。

實譯(588b): 及其眾會，十方所有一切國土，皆於中現，一一國中悉有如來。

藏譯(146-147): *thams cad 'khor ni ma bri bar | re re na yang shin tu snang | de na zhing rnam s thams cad dang | gang yang de na 'dren pa dang |* (所有眷屬都不退散，在每一處都清晰顯現，在所有國土上，無論哪裡都有導師。)

根據古典梵語語法，*drśyate* 是 $\sqrt{drś}$ 「看見」的現在時第三人稱單數被動語態形式。此處 *tāḥ paṛśadah sarvā*「所有那些大眾」是陰性複數主格形式的短語，作為 *drśyate* 的主語，但在人稱上不搭配。中期印度語中，動詞的人稱和數出現比較嚴重的混淆，通常是第三人稱單數形式可以與任何人稱和數的主語搭配，這在佛教混合梵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Geiger 1916: 118-119, §141.1; Edgerton 1953a: 129, §25.4)

需要說明的是，在南條文雄當年見到的所有梵語寫本中，*drśyate* 都寫作 *drśya*，奧村元康也沒有提到其他寫本中有別的讀法。(Nanjio 1923: 8; 奧村元康 2014: 105, 注 217) *drśya* 是 $\sqrt{drś}$ 的將來被動分詞，按照名詞來變格。按照古典梵語語法，在這一頌中標準的形式應該是陰性複數主格 *drśyāḥ*。在佛教混合梵語中，以 *-ā* 結尾的陰性名詞的複數主格格尾可以是 *-a*，通常是由於韻律的原因。(Edgerton 1953a: 66, §9.86)

在《楞伽經》其他偈頌中還有同類的例子。

南條本（26）第 2.31 頌 *vidyāsthānakalās caiva katham kena prakāśitam* 「知識門類和技藝怎麼樣？由誰顯示」，*vidyāsthānakalās* (<*vidyāsthānakalāḥ*>) 「知識門類和技藝」是複數主格，過去被動分詞 *prakāśitam* 是單數主格。

南條本(34)第 2.95 頌 *tathatājñānabuddhā vai saṃghās caiva katham bhavet* 「真如智慧佛和僧伽是什麼樣的」，*tathatājñānabuddhā* (<*tathatājñānabuddhāḥ*>) 「真如智慧佛」和 *saṃghās* (<*saṃghāḥ*>) 「僧伽」都是複數主格，*bhavet* 「是」是祈願語氣第三人稱單數主動語態。

南條本（96）第 2.157 頌 *asantaḥ khyāti vai nṛṇām* 「不真實的東西向人們顯現」，*asantaḥ* 「不真實」是陽性複數主格，*khyāti* 「顯現」是現在時第三人稱單數主動語態。

（八）

南條本（8）：*cinteti kim idaṃ ko 'yaṃ deśitaṃ kena vā śrutam | kiṃ dṛṣṭaṃ kena vā dṛṣṭaṃ nagara vā kva saugataḥ || 1.39 ||*（這樣想到：為什麼會這樣？這是誰？誰說或聽？看見什麼？被誰看見？或者佛的城在哪裡？）

菩譯（516b）：而作是思惟：向見者誰作？說法者為誰？是誰而聽聞？我所見何法？而有此等事？

實譯（588b-c）：作是思惟：向者是誰？誰聽其說？所見何物？是誰能見？

藏譯（147）：*bsams pa 'di go ji zhig snyam | gang gis bshad de su yis thos | ci zhig mthong gi gang gis mthong | grong khyer de dag*

gang du song | (這樣想到：為什麼這樣想？誰說，又誰聽？看見了什麼，又被誰看？那些城市去了哪裡？)

nagaro (<*nagaraḥ*) 與 *saugataḥ* 「與佛有關的」是中心語和修飾語的關係，整個短語指「佛的城市」，⁶ 應該同是體格。梵語 *nagara* 「城市」為中性名詞，按照古典梵語語法，單數體格形式為 *nagaram*。在中期印度語的某些語言中，以 *-a* 結尾的陽性和中性名詞詞幹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摩揭陀語 (*Māgadhī*)、半摩揭陀語 (*Ardhamāgadhī*) 等俗語中很多以 *-a* 結尾的中性名詞轉變為陽性，佛教混合梵語中陽性單數體格格尾 *-o* 也可以用於中性單數體、業格。(Pischel 1900: 243-244, §357; Edgerton 1953a: 51-52, §8.36)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nagaro*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九)

南條本 (23): *ye paśyanti munim śāntam evam utpattivārjitam | te bhonti nirupādānā ihāmutra nirañjanāḥ || 2.8 ||* (那些看到牟尼如此寂靜、遠離出生[與死亡]的人在今世他世都會遠離執取、不受污染。)

⁶ 學者們對 *nagaro vā kva saugataḥ* 的理解有不同。鈴木大拙譯為 “Where is the city? and where is the Buddha?” (Suzuki 1932: 8)，埃傑頓已經對此提出了批評，指出 *saugata* 是由 *sugata* 「善逝」派生出的形容詞，而鈴木氏將它誤解成了名詞，與 *sugata* 等同起來。(Edgerton 1953b: 606) 黃寶生譯為「這城或美景在哪裡」，並加注說「『美景』的原詞為 *saugata*，詞義為『與善逝(佛陀)相關的』，這裡可以理解為與佛陀相關的妙事或美景。」(黃寶生 2011: 18, 注 1)。筆者則傾向於認為 *saugataḥ* 是 *nagaro* 的修飾語，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德格版 No.107 將此句藏譯為 *grong khyer de dag gang du song* 「那些城市去了哪裡」，沒有出現「佛」(*sangs rgyas*) 作為並列成分。第二，第 1.40 頌也出現了 *ratnaśobhāḥ kva saugataḥ*，形式與 1.39 頌基本一致，也應理解成「佛的寶光」更加合適。

求譯 (480b)：牟尼寂靜觀，是則遠離生。是名為不取，今世後世淨。

菩譯 (519a)：若如是觀佛，寂靜離生滅。彼人今後世，離垢無染取。

實譯 (590c)：若見於牟尼，寂靜遠離生。是人今後世，離著無所見。⁷

藏譯 (161)： *de ltar skye 'jig spangs pa yi | thub pa zhi ba sus mthong ba | de dang 'di dang slad mar yang | chags med nyer len ma mchis 'gyur* | (像這樣看見佛拋棄生滅、寂靜的人，在現在和將來都沒有貪著、不會執取。)

梵語 *√bhū* 「是、存在」是第一類動詞，按照古典梵語語法，現在時直陳式第三人稱複數主動語態為 *bhavanti*。在中期印度語中，*-ava->-o-* 是一項十分常見的音變，典型例證就是 *bhavati > bhoti、hoti*。(Pischel 1900: 115-116, §153; Geiger 1916: 50, §26; Edgerton 1953a: 28, §3.75; Oberlies 2001: 208, §44; von Hinüber 2001: 133, §138) 因此此處 *bhonti*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十)

南條本 (23)： *tasya tadvacanam śrutvā buddho lokavidāṃ varah | nirīkṣya pariśadam sarvām alapī sugatātmajam || 2.10 ||* (聽完他的那番話後，世間解中的最勝者佛陀看著所有大眾，對佛子說。)

求譯 (480b)：世間解之士，聞彼所說偈。觀察一切眾，告諸佛子言。

⁷ 據《大正藏》校勘記，宋、元、明、宮本「見」作「取」。按，當作「取」，對應 *upādāna* 「執取」。見《大乘入楞伽經》，《大正藏》冊 16，第 672 經，頁 590 下 15。

菩譯 (519a): 最勝世間解, 聞彼大慧問。觀察諸眾生, 告諸佛子言。

實譯 (590c): 時世間解聞是語已, 普觀眾會, 而說是言。

藏譯 (161): *de yi tshig de gsan pa dang | sangs rgyas 'jig rten mkhyen pa'i mchog | thams cad 'khor la rnam gzigs nas | bde gshegs sras la gsungs pa ni |* (聽了他的那番話後, 世間解中的最勝者世尊看著所有眷屬, 對善逝之子說。)

梵語 *lap* 「說」是第一類動詞, 按照古典梵語語法, 不定過去時第三人稱單數主動語態形式為 *alāpīt*。這是按照不帶插入元音的 *iṣ-* 不定過去時的規則來變化, 詞根元音 *a* 發生三合, 構成不定過去時語幹 *lāp*。

中期印度語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其它時態的動詞形式可以直接在現在時語幹上構成, 因此可以直接由 *lap* 來構成不定過去時。與古典梵語一樣, 中期印度語的不定過去時也很複雜, 繼承梵語 *iṣ-* 不定過去時的是其中最常見的一類, 第三人稱單數主動語態的語尾是 *i* 或 *ī*。(Pischel 1900: 359-360, §516; Geiger 1916: 129-130, §159; Edgerton 1953a: 154, §32.15; Oberlies 2001: 235, §48; von Hinüber 2001: 305-306, §482) 因此可以認為, 此處 *alapī*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黃寶生已經指出它「語法形態屬於混合梵語的不定過去時」,(黃寶生 2011: 42, 注 1) 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十一)

南條本 (27): *abhakṣyaṃ hi kathaṃ māṃsaṃ kathaṃ māṃsaṃ niṣidhyate | kravyādagotrasaṃbhūtā māsaṃ bhakṣyanti kena vai || 2.45 ||* (為什麼不吃肉? 為什麼禁止 [吃] 肉? 出生的食肉動物為什麼會吃肉?)

求譯(481b): 云何不食肉? 云何制斷肉? 食肉諸種類, 何因故食肉?

菩譯(520a): 何因不食肉? 云何制斷肉? 食肉諸種類, 何因故食肉?

實譯(591c): 何因不食肉? 何因令斷肉? 食肉諸眾生, 以何因故食?

藏譯(164): *ci yi slad du kun na gda' | ji ltar sha rnams bzar mi rung | ji ltar sha ni bkag pa lags | sha za'i rigs su skyes pa rnams | sha 'tshal bar yang ji ltar 'gyur* | (為什麼不吃肉? 為什麼禁止[吃]肉? 出生的食肉動物為什麼想吃肉?)

梵語中 *māṃsa* 「肉」和 *māsa* 「月」是兩個不同的詞, 從梵語上下文義及古漢譯來看, *māsaṃ* 無疑應指「肉」, 做 *bhakṣyanti* 「他們將吃」的賓語。當然這兩個詞的寫法非常近似, 只有有無 *anusvāra* 的區別, 書寫中也容易混淆。如果排除抄寫或者刊印時的技術性錯誤, 這或許反映了《楞伽經》編訂時的原語言面貌。

中期印度語的某些方言中, 詞中的 *anusvāra* 或 *-m-* 在書寫時經常省略, 例如梵語 *siṃha* 「獅子」對應犍陀羅語 *siha*、巴利語 *sīha*, 犍陀羅語世俗文獻中的常見官職名 *ṣoṭhaṃga* 也寫作 *ṣoṭhaga*。(Burrow 1937: 17-18, §47) 因此可以認為, 此處 *māsa* 的寫法是受了中期印度語的影響。

(十二)

南條本(29): *sādhu sādhu mahāprajña mahāmate nibodhase | bhāṣiṣyāmy anupūrveṇa yat tvayā pariprcchitam || 2.61 ||* (善哉! 善哉! 大智大慧啊! 請聽。我將依次宣說你詢問的問題。)

求譯(481c): 善哉善哉問! 大慧善諦聽。我今當次第, 如汝所問說。

菩譯 (520b)：善哉善哉問！大慧善諦聽。我今當次第，如汝問而說。

實譯 (592a)：善哉大慧！諦聽諦聽！如汝所問，當次第說。

藏譯 (166)：shes rab chen po legs so legs | khyod kyis yongs su gang dris pa | de ni rim gyis ngas bshad kyis | blo chen nga la shes par byos | (善哉！善哉！大慧啊！我按依次解釋所有你詢問的問題。大慧啊！你要理解我。)

梵語√*pracch*「詢問」是第六類動詞，現在時詞幹為 *prcch*，按照古典梵語語法，需要在弱等級 (*saṃprasāraṇa*) 詞幹 *prś* 上構成過去被動分詞 *prṣta*。在中期印度語中，直接在帶插入元音的現在時詞幹後加上 *-ita* 構成過去被動分詞的現象十分常見，在《大事》和《金光明經》中都出現過 *prcchita* 的寫法，巴利語可以寫作 *pucchita*。(Pischel 1900：384-385，§565；Geiger 1916：148，§196；Edgerton 1953a：167，§34.7；Oberlies 2001：260-261，§56；von Hinüber 2001：311，§493)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pariprçchita*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十三)

南條本 (29)：śrāvakā jinaputrās ca tūrthyā hy ārūpyacārīṇaḥ | merusamudrā hy acalā dvīpā kṣetrāṇi medinī || 2.63 || (聲聞、佛子、外道、無色行者、須彌山、大海、山、島、國土、大地。)

求譯 (481c)：佛子與聲聞，緣覺諸外道，及與無色行，如是種種事，須彌巨海山，洲渚剎土地。

菩譯 (520b)：聲聞辟支佛，外道無色者，須彌海及山，四天下土地。

實譯 (592a)：聲聞辟支佛，外道無色行，須彌巨海山，洲渚剎土地。

藏譯 (166) : *nyan thos rgyal ba'i sras rnams dang | gzugs med spyod pa'i mu stegs dang | ri rab rgya mtsho ri rnams dang | gling dang sa dang zhing rnams dang* | (聲聞、佛子們、無色行的外道、須彌山、大海、群山、島、大地和田地。)

這一頌中共有九個名詞並列，都是複數主格形式，因此 *dvīpā* 也應該是複數主格，因此鈴木大拙用複數形式的 *islands* 來翻譯。(Suzuki 1932 : 28) 梵語 *dvīpa* 「島」是陽性或中性名詞，按照古典梵語語法，複數主格標準形式為 *dvīpāḥ* 或 *dvīpāni*。下一詞 *kṣetrāṇi* 「國土」以清喉音 *k* 起始，根據梵語連聲規則，*dvīpāḥ*、*dvīpāni* 仍然保持不變。在中期印度語中，陽性名詞複數主格標準格尾是 *-ā*。(Pischel 1900 : 248, §363 ; Geiger 1916 : 79, §78 ; Edgerton 1953a : 55, §8.78 ; Oberlies 2001 : 141, §29 ; von Hinüber 2001 : 230, §312)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dvīpā*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楞伽經》其他偈頌中還有同類的現象。

南條本 (28) 第 2.47 頌 *sarvaratnamayā kṣetrāḥ katham* 「由一切寶石組成的國土什麼樣」，*sarvaratnamayā* 是複數主格形式，修飾 *kṣetrāḥ*。(Edgerton 1953b : 201)

南條本 (29) 第 2.58 頌 *kailāśaś cakravālāś ca vajrasaṃghananā katham* 「雞羅娑山、輪圍山和金剛山什麼樣」，多財釋複合詞 *vajrasaṃghananā* 「如金剛石般堅固的 (山)」是中性複數主格形式。(Edgerton 1953b : 468)

南條本 (30) 第 2.64 頌 *vimokṣā vaśitābhijñā balā dhyānā samādhayaḥ* 「解脫、自在、神通、力、禪、定」，*balā* 「力」、*dhyānā* 「禪」都是中性複數主格形式。

南條本(77)第 2.138 頌 *bālā kalpenty akṛtakān* 「愚夫們分別非創造物」, *bālā* 「愚夫」是陽性複數主格形式。

(十四)

南條本(30): *svabhāvaḥ kalpanā kalpyaṃ dṛśyaṃ dṛṣṭidvayaṃ katham*
| *yānākarāṇi gotrāṇi suvarṇamaṇi* *muktijāḥ* || 2.67 || (自性、分
別、所分別、所見、二見、種種乘、種姓、黃金、摩尼珠和珍
珠是什麼?)

求譯(481c): 自性想所想, 及與現二見, 乘及諸種性,⁸ 金銀摩尼等。

菩譯(520b): 自性相所想, 所見能見二, 云何種種乘, 金摩尼珠性。

實譯(592a): 分別所分別, 能所二種見, 諸乘種性處, 金摩尼真珠。

藏譯(166): *rang bzhin rtog dang brtag pa dang* | *snang dang lta gnyis*
ji lta bu | *theg pa rnam kyī 'byung gnas dang* | *gser nor* *mu*
tiq 'byung ba'i rigs | (自性、思慮、所見、二見、各種乘的來源、
黃金、財富、珍珠、出生的種姓是什麼樣?)

從梵語上下文文義、古漢譯及藏譯來看, *muktijāḥ* 義為「珍珠」。黃寶生認為這個寫法「疑有誤, 應為 *muktikāḥ*」。(黃寶生 2011: 65, 注 4) 那麼這種誤寫是不是由於字形相似造成的呢? 從現有材料來看, 至少在某些地域和字體中 *ka* 和 *ja* 的寫法並不相似, 例如絲路南道婆羅謎 (brāhmī) 字體中 *ka* 寫作 , *ja* 寫作 。不過在沒有確定梵本《楞伽經》是用什麼字體書寫之前, 不宜對此做過多的推測, 例如後笈多體

⁸ 據《大正藏》校勘記, 宋本「性」作「姓」。按, 當作「姓」。參《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大正藏》冊 16, 第 670 經, 頁 481 下 17。

(Gupta script) 的東部變體中 *ka* 寫作 , *ja* 寫作 , 字形的相似度有所提高, 均表現出筆畫向右下方斜出的「E 字形」, 不能排除混淆的可能性。(葉少勇 2011: 40) 而如果從中期印度語影響的角度來思考, 這種混寫可以在語言學上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

muktikā 是由 *mukta* 「珍珠」⁹ 加上派生詞綴 *-ika* 構成的名詞。中期印度語中, *-ika* 和 *-iya* 詞綴的交替十分常見, 例如梵語 *āveṇika* 「獨立、不共」在巴利語中可以寫作 *āveṇiya*, 梵語 *dīrghikā* 「水池」在俗語中寫作 *dīhiyā*。(Pischel 1900: 137, §187; Geiger 1916: 55, §36; Edgerton 1953a: 17, §2.32; Oberlies 2001: 76-77, §14.2; von Hinüber 2001: 156, §178) 因此在中期印度語中 *muktikā* 可以寫成 *muktiyā*。

此外, 中期印度語中另一項常見的音變是 *-j->-y-*, 例如梵語 *mahārāja* 「大王」在犍陀羅語中絕大多數寫作 *maharaya*, 梵語 *nija* 「自己的」在巴利語中寫作 *niya*。(Pischel 1900: 137, §186; Geiger 1916: 55, §36; Burrow 1937: 6, §17; Edgerton 1953a: 17, §2.34; Oberlies 2001: 78, §14.3; von Hinüber 2001: 155, §177) 由此可以推測, 《楞伽經》的編訂者依據中期印度語形式 *muktiyā* 逆構出了 **muktijā*。這種現象在佛經編集流傳過程中並不罕見, 辛嶋靜志對《法華經》中 *yāna* 「乘」和 *jñāna* 「智慧」的分析就是一個典型例證。(辛嶋靜志 1991: 601-643)

(十五)

南條本 (48): *udadher yathā taramgā hi darpaṇe supine yathā |*
drśyanti *yugapatkāle tathā cittaṃ svagocare* || 2.115 || (如同海中
 浪、鏡中或夢中 [像] 同時顯現, 心也在自己的境界中 [顯

⁹ *mukta* 是 $\sqrt{muc}$ 「釋放、擺脫」的過去被動分詞, 義為「被放出的」, 從貝殼中釋放出來的, 即「珍珠」。

現]。)

求譯 (484c): 譬如海波浪, 鏡中像及夢。一切俱時現, 心境界亦然。

菩譯 (523c): 譬如海波浪, 鏡中像及夢。俱時而得現, 心境界亦然。

實譯 (595a): 譬如海波浪, 鏡中像及夢。俱時而顯現, 心境界亦然。

藏譯 (184): *ji ltar rgya mtsho 'i dba'rlabs dang | me long rmi lam ji bzhin du | cig cha'i dus su snang ba bzhin | sems kyang rang gi spyod yul la* | (如同大海的波浪, 就如「像」在鏡子、夢眾同時顯現, 心也在自己的境界中 [顯現]。)

按照古典梵語語法, 現在時體系的動詞詞根構成被動語態時用中間語態語尾, 因此 $\sqrt{drś}$ 「看見」的現在時第三人稱複數被動語態形式為 *drśyante*, 詞義引申為「顯現」。在吠陀梵語、史詩梵語中有些確定無疑是被動語態的形式採用了主動語態的語尾, 在中期印度語中這種現象極為常見, 很多 *-anti/-ante* 的交替是出於韻律的考慮。(Pischel 1900: 321, §452; Geiger 1916: 106, §120; Edgerton 1953a: 182, §37.10、§37.12; Oberlies 2001: 254, §53; von Hinüber 2001: 295, §459) 因此可以認為, 此處 *drśyanti*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十六)

南條本 (48): *deśemi jinaputrāṇaṃ neyaṃ bālāna deśanāḥ | vicitrā hi yathā māyā drśyate na ca vidyate || 2.121 ||* (我向佛子們宣示不屬於愚夫們的言說, 正如種種幻象能被看到, 卻不存在。)

求譯 (485a): 此為佛子說, 愚者廣分別。種種皆如幻, 雖現無真實。

菩譯 (524a): 此為佛子說, 愚者異分別。種種皆如幻, 唯見非真實。

實譯 (595b)：此為佛子說，愚夫別開演。種種皆如幻，所見不可得。

藏譯 (185)：rgyal ba'i sras la 'di bstan gyi | byis pa rnams la bshad ma yin | ji ltar sgyu ma sna tshogs dag | snang yang yod pa ma yin te |
(我向佛子宣示這不對愚夫們談論的 [言說]，正如各種幻象雖然能看到，卻不存在。)

黃寶生說：「『愚夫』的原詞是 *bālāna*，疑有誤。這頌也見於第 10 品第 404 頌。按照那頌，應為 *bālānām*。」(黃寶生 2011：109，注 1) 按照古典梵語語法，*bāla*「愚人」的複數屬格形式為 *bālānām*。中期印度語中，以 *-a* 結尾的名詞複數屬格格尾經常是 *-āna*。(Pischel 1900：257-258，§370；Edgerton 1953a：59，§8.117；Geiger 1916：53，§32；Oberlies 2001：147，§30；von Hinüber 2001：233，§319)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bālāna*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十七)

南條本 (95)：keṣaṇḍukaprakhyam idaṃ marīcyudakavibhramat |
tribhavaṃ svapnamāyākhyam yibhāvento vimucyate || 2.150 || (這
個三界如同毛髮網、陽焰中水在晃蕩，如同夢和幻，[這樣] 觀
察的人會解脫。)

求譯 (491c)：幻夢水樹影，垂髮熱時炎。如是觀三有，究竟得解脫。

菩譯 (532b-c)：諸法如毛輪，如焰水迷惑。觀察於三界，一切如幻夢。若能如是觀，修行得解脫。

實譯 (601c)：三有如陽焰，幻夢及毛輪。若能如是觀，究竟得解脫。

藏譯 (232)：srid gsum 'di ni rmi lam dang | skra shad 'dzings dang
sgyu ma 'dra | smig rgyu chu bzhin nor ba ni | rnam par bsgoms

na rnam par grol | (這三界如同夢、毛髮網、幻象、陽焰中有水的錯覺，[這樣] 修習的話就會解脫。)

按照古典梵語語法，*vi*「分開」+√*bhū*「存在、是」的現在時致使式主動語態分詞為 *vibhāvayat/vibhāvayant*，意思是「正在觀察著的」，陽性單數體格為 *vibhāvayan*，與 *vimucyate*「被解脫」在數上保持一致。上文已經說過，*-aya->-e-* 是中期印度語的常見音變規律，因此上述形式可以變為 *vibhāvet/vibhāvent*。此外，在中期印度語中，通常在以 *-nt* 結尾的強語幹後加上 *-a* 轉變為以 *-a* 結尾的名詞，陽性單數體格形式可以是 *-ntaḥ/-nto*。(Pischel 1900: 276-278, §397; Edgerton 1953a: 102, §18.1; Geiger 1916: 90-91, §96; Oberlies 2001: 175, §41; von Hinüber 2001: 247-248, §359)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vibhāvento*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十八)

南條本 (95-96): *māyāvetālayantrābhaṃ svapnavidyudghanam sadā | trisaṃtativyavacchinnam jagat paśya vimucyate || 2.154 ||* (世界永遠如同幻術僵屍、機械、睡夢、閃電、烏雲，[這樣] 觀察的人會解脫，斷除三相續。)

求譯 (491c): 如幻呪機發，浮雲夢電光。觀是得解脫，永斷三相續。

菩譯 (532c): 幻起尸機關，夢電雲恒爾。觀世間如是，斷有得解脫。

實譯 (601c): 幻呪機所作，浮雲夢電光。觀世恒如是，永斷三相續。

藏譯 (232): *sgyu ma ro langs 'khrul 'khor dang | rmi lam glog dang sprin lta bur | nam yang rgyud gsum rnam chad par | skye bo mthong nas rnam par thar* | (永遠如同幻術僵屍、機械、睡夢、閃電、烏雲，斬斷三種相續，[這樣] 觀察的人會完全解脫。

在古典梵語中， $\sqrt{dṛś}$ 「看」存在異幹交替（suppletion）的現象，在進行現在時體系變化時使用 *paś*，進行一般時態體系變化時使用 *dṛś*。因此現在分詞主動語態形式為 *paśyat/paśyant*，陽性單數體格為 *paśyan*。Vaidya 在 *paśya* 後加上「(n?)」，黃寶生也認為應該寫作這個形式。(Vaidya 1963 : 40；黃寶生 2011 : 199，注 2) 在佛教混合梵語文獻中，可以見到以 *-a* 結尾的單數主格形式，可能對應梵語的 *-an*，例如《神通遊戲》中有 *bhava* < *bhavan*「您」，*tāḍa* < *tāḍ(ay)an*「正在打的」。(Edgerton 1953a : 105，§18.79)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paśya* 是佛教混合梵語的形式。

（十九）

南條本 (96) : *cittam keṣaṇḍukaṃ māyāsvapnagandharvam*¹⁰ *eva ca | alātaṃ mṛgaṭṛṣṇā ca asantaḥ khyāti vai nṛṇām || 2.157 ||* (如同 畫、毛髮網、夢幻、睡夢、乾達婆 [城]、火輪和陽焰，不真實的事物向人們顯現。)

求譯 (491c) : 如畫垂髮幻，夢乾闥婆城。火輪熱時炎，無而現眾生。

菩譯 (532c) : 畫及諸毛輪，幻夢毘闍婆。火輪禽趣水，實無而見有。

實譯 (601c) : 如畫垂髮幻，夢乾闥婆城。火輪熱時焰，實無而見有。

藏譯 (232-233) : *ri mo skra shad 'dzings pa dang | sgyu ma rmi lam dri za'i grong | mgal me 'khor lo smig rgyu dag | med par mi la rab tu snang |* (圖畫、毛髮網、幻象、睡夢、乾達婆 [城]、火輪、陽焰、並不存在卻清晰顯現。)

¹⁰ Vaidya 本寫作 *māyā svapna gandharvam*，似將 *māyā svapna* 作為單獨的詞。(Vaidya 1953 : 40) 南條本則將 *māyāsvapnagandharvam* 作為一個複合詞。(Nanjio 1923 : 96) 南條本的處理要更好。

鈴木大拙與黃寶生均指出梵語本中的 *citta* 應該寫作 *citra*，對應古漢譯的「畫」。(Suzuki 1932：84，注1；黃寶生 2011：200，注1) 藏譯 *ri mo* 也義為「圖畫」。這種輔音同化 (assimilation) 現象在中期印度語中十分常見，例如巴利語中的 *citta* 同時對應梵語的 *citta* 「心」和 *citra* 「圖畫」。(Pischel 1900：198-199，§288；Edgerton 1953a：15，§2.9；Geiger 1916：64-65，§53；Oberlies 2001：96，§16；von Hinüber 2001：180，§226) 因此可以認為，此處 *citta* 是中期印度語的形式。

三、結語

儘管本文只以梵語《楞伽經》的第一品與第二品作為案例進行分析，¹¹ 但已經可以得到以下幾點認識。第一，梵語《楞伽經》的語言面貌在散文和偈頌中存在明顯的差異，散文部分基本上已經完全梵語化，暫時沒有發現受中期印度語影響的證據，而在偈頌中則有比較明顯的中期印度語特徵。上文提到，埃傑頓將《楞伽經》歸入他所分的第三類文獻，特點是即使是偈頌也基本上梵語化了。這或許還可以再斟酌，至少就第一品、第二品偈頌的語言表現來看，梵語《楞伽經》更接近埃傑頓所分的第二類文獻。第二，在梵語《楞伽經》第一品、第二品的偈頌中，中期印度語的特徵表現在多個層面，既有語音演變造成的詞彙異寫，也有形態變化上的混同，還有少數是句法搭配上的特徵，而不只是埃傑頓提到在詞彙上的表現。由此看來，埃傑頓之前從語言角度對梵語《楞伽經》的歸類和判斷還值得重新審視，未來筆者還將對剩下部分做同樣的考察。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主要從語言角度為梵語《楞伽經》中的不規則

¹¹ 有些特殊形式前人已經做過解釋，例如第 2.90 頌中的 *samādhyate*、第 2.115 頌中的 *supine* 可以參考 Edgerton (1953b：569、600)，本文不再單獨列出討論。

現象尋求一個統一的解釋，至於相關分析和結論是否反映了《楞伽經》原語言的真實面貌，還有待更多材料的檢驗。這是因為佛經文本的編訂和流傳往往經歷了比較複雜的過程，除了有語言內部的因素會使文本產生變異之外，抄寫和現代人編訂時的技術性錯誤也不能夠忽視，這一點在上文中已經有所提及。



引用書目

（一）佛教典籍與古籍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正藏》冊 16，第 670 經。

《入楞伽經》，《大正藏》冊 16，第 671 經。

《大乘入楞伽經》，《大正藏》冊 16，第 672 經。

《中華大藏經·甘珠爾（藏文）》冊 49，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二）現代專書、論文

辛嶋靜志，1991，〈法華經中的乘（*yāna*）與智慧（*jñāna*）——論大乘佛教中 *yāna* 概念的起源和發展〉，李錚、蔣忠新主編《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頁 607-643。

黃寶生，2011，《梵漢對勘入楞伽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葉少勇，2011，《〈中論頌〉與〈佛護釋〉——基於新發現梵文寫本文獻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奧村元康，2014，〈『楞伽經』の文献学的研究——「羅婆那王勸請品」梵藏漢校訂テキスト（その 1）——〉，《仙石山仏教学論集》7，頁 53-151。
<https://doi.org/10.15056/00000313>。

薩爾吉，2020，〈藏譯《入楞伽經》及其注疏的初步研究〉，才讓、扎西當知、胡橋華主編《交融共享：多民族文獻與「絲路」文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 29-39。

柳亮三郎，1916，《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東京：鈴木學術財團。

Böhtlingk, Otto & Rudolph Roth. 1855. *Sanskrit-Wörterbuch. Band I*. St. Petersburg: Buchdruckerei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urrow, Thomas. 1937.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Edgerton, Franklin. 1936. "The Prakrit Underlying Buddhistic Hybrid Sanskri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8, 2: 501-516.

Edgerton, Franklin. 1953a.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 Gramm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dgerton, Franklin. 1953b.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I: Dictiona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eiger, Wilhelm. 1916. *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 Jia, Shanshan. 2015. “Laṅkāvatārasūtra.” I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ume I: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Ed. Jonathan A. Silk. Leiden; Boston: Brill.
- Monier-Williams, Monier. 1899.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Etymologically and Philologically Arrang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gnat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njio, Bunyiu. ed. 1923/1956. *The Laṅkāvatāra Sūtra*. Kyoto: Otani University Press.
- Oberlies, Thomas. 2001. *Pāli: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Theravada Tipiṭaka*.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 Oberlies, Thomas. 2003. “Aśokan Prakrit and Pāli.” *The Indo-Aryan Languages*. Ed. George Cardona and Dhanesh Jai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Pischel, Richard. 1900.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 Schwarzschild, L. A. 1965. “Distinction and Confusion: A Study of Neuter Plural Endings in Middle Indo-Ary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2, 2: 329-333.
- Suzuki, Daisetz Teitaro. 1932. *The Lankavatara Sutra: A Mahayana Text*.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 Vaidya, P. L. ed. 1963. *Saddharmalaṅkāvatārasūtram*.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 von Hinüber, Oskar. 2001. *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 Überblick, 2., erweiterte Auflage*.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三）網路資源

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https://jinglu.cbeta.or>，2023/11/10。

